

詩

裡特別有

駱玉明
著

禪

代序

從詩走進禪，一路好風光

平日教書或者和朋友聊天，談到中國的文學與歷史，經常說到禪，也經常被問起：到底甚麼是禪。

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古代禪師對此會給出很奇怪的答案，譬如「一寸龜毛重七斤」，或者索性給你當頭一棒。他們認為禪不可說，不能用文字來定義。他們所說的種種奇怪的話，都不過是個由頭，是一種引導的方式。

現在談禪的書也很多，但要麼只是把它當作思想史的材料，要麼就說得很玄奧，雲裡霧裡，讓人摸不著頭腦。

禪是那麼深奧玄虛而難以把握的東西嗎？其實不然。

禪是一種哲學、一種宗教，但禪更是一種體驗，一種生命形態。

禪遠看似乎虛無縹緲，不可捉摸，但真的走進去，它卻平平實實，真真切切。

中國古代詩歌中有許多從具體的人生體驗來感悟禪的佳作。詩和禪一樣，不提供定義，只是顯示鮮活流動的情感狀態，你細心地體會它，能感受到禪的趣味，看到禪悟的境界。

蒼山空寂，明月清朗，幽潭澄澈，野花自開自落，浮雲時聚時散，這裡面都有禪意。詩人流連於自然的美景，寫出自由的心與天地造化相融的平靜與快樂。

當然並不是好詩就有禪，禪有它的特別之處。

我們先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了解下甚麼樣的詩裡有禪。

魏晉詩人阮籍常常駕車外出，走到無路可走，便慟哭而返，留下的成語，

叫作「窮途慟哭」。他的詩常常也是表現這種人生困頓的焦慮，比如「徘徊將可見，憂思獨傷心」。

窮途慟哭不是禪，它是用一種固執的態度看待人和世界的對立，在這種對立中感受到生命遭受外力壓迫的緊張。阮籍改變了中國的詩歌傳統，使它的內涵變得沉重，但這樣的詩不合於禪意。

同樣以行路象徵人生，陸游的名句「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給人以更多的愉悅，它讓人對生活抱有信心：在看似無路的地方，可能有一片新的天地出現，只要能夠堅持，希望總是有的。

但這也不是禪。這兩句詩描寫的是單線的變化，是對預期目標的等待。人生的道路受各種不可知因素的影響，預期的目標往往很難實現。如果「山重水複」之後並非「柳暗花明」又會怎樣呢？是不是仍舊回到「窮途慟哭」？

王維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禪。

沿著山溪走到了水的盡頭，但這僅僅是水的盡頭。你倘若並不曾預設一個固定的目標，就會看到世界充滿著奇妙的變化。在遠處的山谷，在跟你走過的路毫不相干的地方，雲漸漸湧起，升向高敞的天空，景象如此動人，視野無比廣闊。

如果你在「水窮處」沮喪不已，心境閉塞，就看不到「雲起時」。

這是一個很小的例子，卻牽涉禪學中重要的道理：倘能消弭固執和對立，消弭貪慾與妄念，消弭緊張和焦慮，便能以空靈玄妙的智慧，樸素自然的心情，隨緣自適的態度，求得本應屬於你的完美的生命。

在本書中，我們將解讀和欣賞一系列體現禪理與禪趣的詩篇；同時我們也以此為中心線索，談說禪的人物、禪的知識和禪的歷史。

禪不可說，但可以藉詩來談。

目錄



鳥鳴山更幽

你聽到了聲音，也聽到了幽靜。

15

拈花微笑

花雖渺小，卻顯示著人世的美好。

29

何處惹塵埃

禪是微妙的，超越常規的。明白世界的微妙，就能明白禪。

43

滿船空載明月歸

總有一條不說話的船，渡了你一生的慌張。

63

坐看雲起時

落花隨流水而去的所在，有另一片美好的天地向你展開。

春在枝頭已十分

那個遍尋不得的意中人，原來就在身邊不曾注意到的地方。

只許佳人獨自知

生死流轉，不知是誰在何處栽下了最初的種子。

我今不是渠

影子是我，但我並不是那個影子。

夜半鐘聲到客船

人生總是有很多艱辛，除了對自己，沒有人可以說。

77

95

105

121

129

禪意的月亮

月亮只是一輪，卻普遍地在一切水中顯現出來；
一切水中的月亮乃是一月的顯現。

147

平常心是道

世俗的知識和慾念就像一件濕衣服一樣緊緊裹在我們身上，脫不下來。

163

吃茶去

世事無常，一切都在變化之中，該來的總要來，該走的總要走。

177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我們看到的「清清楚楚」的東西，其實並不是事物的真相。

189

雁過長空，影沉寒水

生命只是一種偶然。

201

長嘯一聲天地秋

一輪孤月，無限江山，禪者驚破夜空的長嘯，令天地為之動容，於是蕭瑟之氣，瀰散四野。

春來草自青

禪在自然中，也在樸素的生活中心。

禪者，活潑潑也

那個滿山青黃碧綠，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現。

四廂花影怒於潮

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

跋 如何說禪

213

227

243

259

274





鳥鳴山更幽

你聽到了聲音，也聽到了幽靜。



也許每個人都曾在生活的某個時刻體會到幽靜又深長的意味。

各種各樣的聲音在這個世界中響起，喧囂嘈雜的、清朗悠揚的、氣勢宏大的、悲切低迴的，然後逐一消退下去。在此起彼落之間，你聽到深邃的幽靜，莫可名狀，令人心動。

換一個角度來說，世界像一個熱鬧的舞台，各色人物你來我往，推推搡搡。有的自命不凡，躊躇滿志；有的身敗名裂，灰心喪氣。然而一切都會過去，在一切變化的背後仍然是一個深邃的幽靜。

我們常說的「安靜」，有時指一種單純的物理意義上的狀態：聲音愈是低微愈是安靜。它也許會讓人感到幾分寂寞或枯燥，但終究跟人的心情沒有多大關係。而另一種安靜，或者換一個詞，幽靜，卻更富於精神性和情感意味的。那是脫離了虛浮的嘈雜之後，面向生命本源和世界本源的一種感受。這種幽靜得之於自然，同時也得之於內心，物我在這裡並無區分。

在詩歌裡如何能夠把它表現出來？最早是南朝的王籍作了傑出的嘗試。王籍，字文海，在南朝齊、梁兩代做過官，詩歌學習謝靈運。他的名氣沒有謝靈運那麼大，留下的詩作也很少，但有一首《入若耶溪》非常有名。

餘艖何泛泛，空水共悠悠。

陰霞生遠岫，陽景逐回流。

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

此地動歸念，長年悲倦遊。

若耶溪在今浙江紹興市東南，發源於若耶山，沿途匯聚眾多溪水後流入鑿湖。詩題「入若耶溪」，表明作者是從城內經過鑿湖進入溪流。在王籍那個年代，鑿湖和若耶溪相連的水域非常廣闊，兩岸竹木豐茂，景色優美。

詩中「餘隍」是一種比較大的船，「泛泛」是任意漂蕩的樣子。王籍是在遊覽，不是要趕路，心情很放鬆。天氣也好，眼前的景色顯得格外清明、開闊。所謂「空水共悠悠」，寫出天水一色、相互映照，一片遼遠恬靜的樣子，而「悠悠」二字，也體現了心境的清朗和從容。遙望遠處的山峰縈繞著淡淡的雲霞，近處陽光伴隨著水波的流動而閃耀。這是一個生動的自然，它有美妙的韻律。

偶然間注意到有些聲音響起來。是蟬鳴，是鳥啼，但蟬鳴和鳥啼卻更令人感覺到山林的幽靜。說得更確切一些，是把人的靈魂引入到山林的幽靜，融化在自然的美妙韻律中。這時忽然想到在官場、在塵俗的人世奔波太久了，如此疲倦，令人憂傷。

「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是中國詩史上不斷被人提起的名句。《梁書·王籍傳》中特別提到這兩句詩，說「當時以為文外獨絕」。怎麼叫「文外獨絕」

呢？就是在文字之外，別有意蘊，奇妙之處，世人不能及。當然，後代類似的寫法很多，但在王籍的時代，這樣的寫景筆法卻是首創，所以有這兩句，王籍足以名垂千古了！

一般人分析這兩句詩的妙處，總是歸納為「以動寫靜」，認為這樣比單純地寫靜更為生動，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也說：「寂靜之幽深者，每以得聲音襯托而愈覺其深。」這當然不錯，但是還可以追究得更深一些。在這首詩裡所寫的「靜」，不是物理意義上的靜，而是體現著自然所內蘊的生命力的靜，是人心摒除了虛浮的嘈雜之後才能體悟到的充實瑩潔的恬靜。這種靜自身沒有表達的方式，而蟬噪鳥鳴，正是喚起它的媒介——你聽到聲音，然後你聽到了幽靜。

沒有資料證明王籍在佛學方面的修養情況，但從時代大背景來說，南朝正是佛教在上層文士中開始盛行的時代。王籍這首詩使人感覺到一種禪的趣味，

寂靜之幽
深者，每
以得聲音
襯托而愈
覺其深。

清·馬荃·畫眉牽牛圖（局部）



不管怎麼說總是和時代背景有關聯。

到了唐代，佛教在中國進入全盛階段，而禪宗也走向成熟和興旺，於是出現了透徹參悟禪門妙法而又具有卓越詩歌才華的王維。他被稱為「詩佛」，享有極高的榮譽。

王維與佛教、禪學的關係非同一般。他名「維」，字「摩詰」，兩者合起來就是「維摩詰」，那是借用了佛教創建階段一位偉大的居士的名字。

王維本人就是中國禪宗史上的核心人物之一，而說到詩和禪的關係，王維的重要性也是無可比擬的。他運用禪宗的哲理和觀照方法，為中國的詩歌創造了新的境界。

如果說，王籍那首《入若耶溪》最早嘗試通過描寫自然的幽靜來表現禪趣，那麼在王維的筆下，這種表現方法達到了堪稱精微美妙的程度。這種類型的詩王維寫得很多，我們單以一首《鹿柴》為例：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王維在長安遠郊置有一座莊園式的輞川別業，「鹿柴」是其中的一處小地名（「柴」通「寨」），顧名思義，這地方應該常有野鹿的蹤跡，是相當僻靜的地方。

整首詩沒有完整的景物畫面，沒有遊覽者的行動過程，它只是擷取了兩件事項——聲音與光的變化，便恰好地呈現出「空山」的靜謐與幽深，以及含蘊於其中的深長意味。

如果說，世界根本是個「無常」，海也會枯石也會爛，但那種過程不是某個人在某個當下可以體會到的，它有賴於知識和推理。而聲音和光，則無時不在變化之中，無時不在演示無常，只是它太平凡，人們未必能注意到。

聲音與光的變化，便恰當地呈現出「空山」的靜謐與幽深，以及含蘊於其中的深長意味。

清·石濤·千古論同方（局部）



王維在這首詩中用了一個特殊的選擇，將它凸現出來了。這裡寫到的聲音是不見其人而但聞其聲，它是虛渺的，若有若無的，好像浮動在一個不能確切把握的地方；而光，是黃昏時透過樹林投射在幽暗的青苔之上的陽光，它也是虛渺的、若有若無的。你凝聽著那個從虛空裡傳來的聲音，想要確認它、捕獲它，可是它已經消失了；你凝視那個浮動的光影，想要感受它、體會它，可是它已經黯淡下去。聲音和光處於「有」和「無」的邊界，把人心從「有」引入到「無」。在一瞬間，你也許能夠對世界的真實與虛幻獲得一種生動的體驗和深刻的理解。你如果知道佛家所說「五蘊皆空，六塵非有」的理念，這一刻難免會想起它。

不過王維寫的是詩，不是佛學講義。詩止於感性，它給出了提示，讓人受到感染，然後停留在意味深長的瞬間。終究，禪的本質是悟，不是一個依賴言說的道理。

如果還要再選一個相似的例子，我們不妨到東瀛去找。禪宗思想在南宋就流傳到日本，廣泛影響了日本思想文化，用鈴木大拙的話來說，「禪深入到了國民文化生活的所有層面中」（《禪和日本文化》），這當然也包括詩歌。

日本有一種形式特別短小、極富特色的詩體，稱為「俳句」。它包含十七個音節，分為五、七、五三句。由於日語的單詞大多是多音節的，一首俳句實際所使用的詞彙量可以說精簡到了極點。在日本俳句詩人中，最有名的要數江戶時代的松尾芭蕉（一六四四—一六九四），他被尊為「俳聖」，就像杜甫在中國被尊為「詩聖」。而芭蕉傳誦最廣的一首俳句，題為《古池》：

古池や蛙飛びこむ水の音